

42
36
12

準  
貴



宋史紀事本末卷第六

金人渡江南侵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金兀朮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金主吳乞買從之是月遂陷蘇州九月謀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浙遣韓世忠守圖山福山冬十月金兀朮分兵南寇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西遂取壽春掠光州復陷黃州守臣趙令歲死之今歲燕懿王玄孫也金人陷江州時劉光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兵渡江凡三日尚未之知及薄城下遂引兵遁趨南康知江州韓相棄城走金人入城殺掠遂由大冶趨洪州十一月乙巳朝金人犯廬州守臣李會以城降戊申金兀朮犯





和州守臣李儔以城降 巳酉兀朮陷無爲軍守臣李知  
幾棄城走 丁巳金人陷臨江 戊午陷臨江撫袁二州  
守臣俱降 庚申金人陷真州 壬戌金人陷溧水縣尉  
潘振死之 癸亥金人陷太平州 甲子杜充遣統制陳  
淬等及金人戰於馬家渡王 先遁淬獨與戰死之 金  
兵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 時胡銓爲舉子居鄴城團結  
丁壯以保廬井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卒完其城 辛未  
兀朮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 金時江浙倚重於充充日事  
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  
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由  
馬家渡渡江陷太平長驅至建康充渡江遁真州諸將怨



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入營居長廬寺兀朮遣  
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  
與守臣陳邦之戶部尚書李昉率官屬迎金師拜兀朮於  
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  
氏鬼不爲他邦臣兀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  
殺之事聞贈直秘閣諡忠襄 癸酉帝聞杜充敗謂呂頤  
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 州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  
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  
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甲戌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是月知徐州趙立聞詔  
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金人邀立於淮陰立



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眾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麾諸軍懋欵定方拔箭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兵未有如此之麀戰者 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 辛巳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赤心隊官劉晏擊之迎岳飛移屯宜興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等追破之盡降其眾時兀朮將趨杭州遂進攻廣德軍飛聞之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駐軍鍾村將士無糧忍餓不敢擾民會金復遣兵攻常州飛復追至四戰皆捷於是廣德無援金人殺守臣張烈 乙酉兀朮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

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蹕率弓手土軍前路拒戰兩中流矢猶奮勇而進力竭死之 兀朮聞帝在明州遣阿里浦盧渾帥精騎渡浙來追已丑帝乘樓船次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於明州以待金使又謂張俊曰若能并敵成功當加王爵 呂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後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多從衛 癸巳帝舟次昌國縣 戊戌金人犯越州安撫使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衛士唐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我即死爲趙氏鬼耳琶八曰使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李鄴爲



帥尚以城降汝何入敢爾琦曰鄴爲臣不忠恨不得手及之尚言及斯人耶仍顧鄴曰我月給石米不肯悖其主汝享國厚恩乃至此豈人類哉詬罵不少屈琶入趣殺之至死不絕口

四年春正月乙巳金人犯明州張俊及守臣劉洪道擊却之庚戌金人再犯明州張俊引兵遁去己未金人陷明州夜大雨震電乘勝破定海昌國以舟師來襲御舟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却之金人引還辛酉帝發章安甲子泊温州港口時金人既破江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遂陷潭州將吏王暕劉玠趙聿之戰死向子譚率兵奮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兩

子金兀朮引兵北還至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能運取道秀州而北庚寅帝次温州時諸將無功翰林學士汪藻上言敵人之來諸將擁兵相望曾不能爲陛下施矢鏃之勞獨張俊守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虜將來乘其機會極力分戰虜若失利終身懲創不敢復南矣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去方其行也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爲虜性強懷不嬰其鋒猶懼屠戮况以致怨而去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之小捷乃莫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天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復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逼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



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  
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充其措  
置非不盡善也若虜騎渡江充世忠瓌并力扼其前光世  
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  
儲之資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爲逃遁之計及杜充危急王  
瓌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竟至陷沒臣竊觀今日  
諸將在古法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  
於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  
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庶幾國威少振敵人知息不報  
辛卯金人陷秀州 金遊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  
自棄城遁兀术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 三月

壬子金人入嘗州守臣周祀棄城走 丁巳金人至鎮江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州欲  
俟兀术師還擊之及兀术由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  
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术欲濟之乃  
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  
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  
人伏廟中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  
出以合擊之及敵至 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其  
兩騎其三騎振策以馳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  
諸獲者則兀术也旣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力戰妻  
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术之壻龍虎



大王兀术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  
又不許遂自鎮江沂流西上兀术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  
戰且行世忠艤舳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  
將至黃天蕩兀术窘甚或曰老鶴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  
之可通秦淮兀术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  
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  
驚自相攻擊兀术次龍灣飛以騎兵三百步兵而擊擊  
于新城大破之兀术奔竄會撻懶自濰州遣孛堇太一引  
兵來援兀术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  
太一軍江北兀术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  
鐵纜貫大鈎授健者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

道出其背每縋一縷則曳一舟沉之兀术窮蹙求會語祈  
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又數日  
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术亟馳去見海舟  
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  
募人勝破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  
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能動也  
且以火箭射其翳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术然之刑白馬以  
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  
無風不能動兀术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焰蔽  
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獻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  
江兀术遂濟江屯於六合縣是役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



木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夏四月金人犯江西者聞兀朮北還亦自荆門引去統制牛皐潛軍邀擊敗之于寶豐之宋村金撻懶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是兀朮將北歸以輜重假道於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九月金人攻楚州趙立遣人告急朝廷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海州李彥光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光世諸將王德卲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爲援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

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岳飛亦自泰州引還

### 苗劉之變

建炎三年三月庚辰以朱勝非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浚駐平江辛巳葉夢得罷以王淵同僉書樞密呂頤浩爲江東安撫制置使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言外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悞今臣所部數千人二千餘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將至是僉樞制下諸將口語藉藉壬午詔王淵免進呈書



押扈從統制苗傳自負世將以王淵驟得君遷顯職心忿不平劉正彥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懷怨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傳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傳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明日癸未值劉光世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傳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卽猝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卽與傳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百餘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

趨樓上詰傳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傳黨入內奏曰傳等不負國家正爲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苗傳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傳等問故傳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守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卽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會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傳兵不退帝不得已



之傳節於樓下腰斬履變其肉梟首與淵首  
以傳爲慶遠軍承宣御營使都統制正彥渭州  
都統制諭傳等歸營傳等進曰陛下不當卽大  
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總樓  
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  
許之卽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傳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  
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  
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  
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  
輿下樓出門見傳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  
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

闕今上皇帝事况皇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  
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傳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  
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  
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等不  
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勝非  
還白帝曰傳等腹心有王均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  
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卽坐上作詔禪位于皇  
子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傳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勇卽  
位太后垂簾決事是夕帝移御顯寧寺甲申尊帝爲睿  
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爲睿聖宮大赦以張浚兼中書侍  
郎韓世忠爲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爲秦鳳副總



管分其衆隸諸軍于亥分竄內侍藍珪曾擇等于嶺南諸  
州傳追還殺之 戊子以王孝迪爲中書侍郎盧益爲尙  
書左丞加傳爲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爲武成軍節度使以  
吳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爲大金國信史朱勝非奏  
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  
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傳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  
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傳等欲挾帝幸  
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 己丑改元明受赦書至平  
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旣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  
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傳令張俊以三  
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不受軍士洵

洵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卽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  
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  
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  
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  
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卽遣  
人寓書于浚會諫議大夫張穀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爲  
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爲嚴設兵備大  
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以  
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  
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書因上書請睿聖復辟 癸巳  
張浚命節制司叅議官辛道宗措置海船又念傳等居中



欲得辯士往說之遣布衣馮輻持書說傅正彥輻至杭浚命張浚分兵扼吳江上疎請睿聖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尙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浚驟同人情震聳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 甲午呂頤浩率勤王兵萬人發江寧 乙未劉光世部兵會呂頤浩于丹陽 丙申韓世忠自鹽城收散卒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浚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自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酌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浚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曰授鼠忌器事不可急急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

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朱勝非給傅曰不若遣之使迂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迂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爲也張浚復遣馮輻往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 辛丑苗傅等以韓世忠爲定國軍節度使張浚爲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而誣張浚欲謀危社稷謫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浚等皆不受



傳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拒勤王兵 壬寅呂頤  
浩將至平江張俊乘輕舟逐之咨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  
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輓幾陷腥羶之域今事不諧不  
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旣而劉光世兵亦  
至 癸卯呂頤浩張俊傳檄中外聲苗傅劉正彥之罪以  
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遊擊頤浩浚總中軍  
光世分兵毀後討之 乙巳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  
馬重事 丙午以張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穀並同僉  
書院事張浚呂頤浩發平江丁未次吳江上疏乞建炎皇  
帝還卽位傅正彥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爲朱勝非謂之曰  
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

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平卽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  
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彥鐵券傅等遂率百官朝于睿聖宮  
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  
張遼曰趙氏安苗氏危矣夏四月太后下詔還政帝復位  
與太后御前殿垂簾詔尊太后爲隆祐皇太后己酉以苗  
傅爲淮西制置史劉正彥副之庚戌復紀平建炎張浚知  
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彥並檢校少保 呂頤浩張浚軍次  
秀州頤浩論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誠猶握兵居內事若不  
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瑀  
馬柔吉負山臣等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  
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翌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



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翌引神臂弩拚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翌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趨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遂開湧金門夜遁犯富陽新城將南趨關中統制王德喬仲福追之辛亥皇太后徹簾願浩浚等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浚等見帝伏地涕泣侍罪帝慰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斃美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尙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

癸五右相朱勝非及執政顏岐王孝迪張浚路允迪盧益罷初朱勝非見帝曰臣昔遇變義當卽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臣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頤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帝曰而矣年少對曰臣面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顏岐等俱罷初張浚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浚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浚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乎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浚問欲金帛乎笑



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  
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  
方月明去如飛明日浚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賊浚  
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 以呂頤浩爲尚書右丞射  
兼中書侍郎李邴爲尚書右丞鄭穀僉書樞密院事甲寅  
以劉光世爲御營副使以韓世忠張浚爲御前左右軍都統  
制凡勤王僚屬將佐各進官有差 五月韓世忠言劉傳  
劉正彥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  
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  
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  
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璘斬馬柔吉傅亡入

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于世忠悉械送行在帝手書忠男  
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秋七月辛巳苗傅劉正彥伏誅  
甲申詔以苗劉之變當軸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朱勝非顏  
岐竝落職張浚衡州居住 丁亥皇太子粵卒太子從幸  
建康屬疾宮人蹴地上金鑪有聲驚悸疾轉劇遂不起初  
張浚以粵嘗竊帝位議去之至是竟連其保母置死 壬  
辰范瓊伏誅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  
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悻慢無  
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  
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  
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



後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詣無下恐瓊覺取蒲紙趨前舉以麾瓊曰瓊下有敕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至輿中備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

平羣盜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命都統制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分討江淮羣盜自宣和末羣盜蜂起至是祝靖薛屠党忠罔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

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生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卒數千爲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等分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自是少衰八月戊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於杭州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玠等尋詔王淵兼領杭州制置盜賊使以討之冬十月丙戌王淵誘賊趙萬誅之十一月軍賊張



遇陷池州遇本真定軍校聚衆爲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強壯以益其軍守臣滕祐棄城遁 軍賊丁進圍壽春府守臣康允之拒却之 十二月王淵討杭州亂卒陳通等誅之 丙寅張遇犯江州辛巳丁進詣宗澤降

二年春正月東平軍校孔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南渡淮犯黃州守臣趙令巖拒之 丁未詔諭流兵潰兵之爲盜賊者釋其罪 辛亥王淵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隸韓世忠 五月己酉秀州卒徐明等作亂執守臣朱芾迎前守趙叔近復領州事詔命御營中軍張俊討之 六月癸亥建州卒葉濃等作亂

寇福州乙丑張俊至秀州殺趙叔近勢徐明斬之甲戌葉濃陷福州 秋七月甲申葉濃入寧德縣復還建州命張俊同兩浙提刑獄趙哲率兵討之 八月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犯宿州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 九月丁進叛復寇淮西 冬十月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汝雒間翟進患之與其兄興謀擊之未果楊進遣騎數百絕雒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至鳴臯山破賊四砦馬驚墜輒爲賊所殺賊乘勝大敗官軍詔以興爲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劉正彥擊丁進降之 十一月濱州賊蓋進陷埭州守臣姜綱之死之建州賊葉濃降復謀爲變張俊擒斬



之 吳玠襲史斌斬之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玠襲斬斌而自襲宗殺之

三年春正月庚子盜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用善駐京西連亘數州自京西至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 二月帝出手詔以弭盜保民之要訪于直學士胡交修交修疏言昔人謂甌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餒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開其禁苛刻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曰歸其不變者黨與携落亦爲吏士所捕獲而盜亦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杭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塚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及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目者崔興連西路輩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况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強兵以禦寇不能爲崔興輩之所爲乎世以爲名言三

月盜邵青掠泗州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爲盜聚兵劫楚泗州 夏四月盜薛慶據高郵有衆數萬張浚恐其滋蔓請往招之入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遂降浚留撫其衆秋七月山東盜郭仲威掠淮揚軍仲威本李成之黨成



先在泗上仲威乃引兵圍淮揚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掠取強壯以充軍冬十月郭仲威降于平江守臣周李成掠淮北陷泗州殺知州耿堅據其城帝降詔撫諭命成知泗州成復陷滁州守臣向子及及諸官屬皆被殺十一月淮盜劉忠初聚兵于東京自蘄轉入湖南遂陷舒州通判孫知微死之京西制置使程千秋軍襄陽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俱為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城入蜀仲遂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為仲有十二月孔彥舟犯荆南詔諭降之以為湖北捉殺使

四年二月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鼎州入鍾相嘗以左道

感眾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為各自稱楚王改元天載寇潭州陷之李成入舒州三月孔彥舟獲盜鍾相及其子子昂檻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大復聚眾于龍陽已巳盜賊方陷廣德軍初韓世忠退保江陰潰卒戚方等遂趨鎮江劫知府胡唐老部眾以行唐老怒罵不從遇害五月以翟興等為京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處之時京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蜂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羣盜皆烏合之眾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為鎮撫使分地界焉翟興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漣水軍劉位滁濠州趙霖和州無



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陽軍薛慶高  
鄧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荆南  
府歸陝州荆門公安軍程昌寓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  
隨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蔡州軍程興聽  
便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輩起于羣盜  
程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既無統屬有急又不遣  
援故諸鎮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戰敗沒又命孔彥  
舟爲辰沅靖州郭仲威爲真陽鎮撫使 六月甲申岳飛  
破賊方于廣德 丙戌賊方降于張浚 秋七月建州民  
范汝爲作亂時方艱食民從者甚衆州遣兵出戰爲所敗  
賊勢滋盛統制李椿捕之軍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使程

邁會兵進討時汝爲已破建陽乃移命裨武副軍統制辛

企宗討之 冬十月江東賊張琪犯建康府虔州賊李敦

仁及弟世雄破石城縣鍾相王善餘黨楊祝友復作亂

十一月以王彥爲金均房州鎮撫使時所在盜起加以饑

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覷衆仲旣陷均房

乘勢直搗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

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

領閔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

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

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卽勒兵趨長沙平阻水

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



關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遂復房州

紹興元年春正月孔彥舟據武陵張田據襄漢李成據

淮湖湘十餘郡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讖

惑中外久圍江州朝廷患之以張俊為招討使岳飛副之

李成陷江州未幾復陷筠州 三月張俊聞李成將馬

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湖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

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陷白山山俊歛兵若無人

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書言狀報之進以俊為

怯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

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

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

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

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心 之伏發進大敗走

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 而降者八萬八俊

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 奔南康飛亦引兵

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成聞進 首引兵十餘萬來

飛遇於樓子莊大破之追斬進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眾

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

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走蘄州降于偽齊已而

興國軍等處羣盜皆遁 五月劉光世使都統制王德用

揚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時仲威誥據淮南以通劉

故也 辛亥水軍統制邵青叛圍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



張俊引兵渡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衆  
萬皆潰成北走降劉豫 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

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俱  
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

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六月邵青復叛犯江陰之福山  
海州鎮撫使李彥進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

之 冬十月邵青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劉光世  
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大潰即日餘黨復

索戰諜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  
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

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十二月益曹成陷道州成  
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聽命子

諲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拒已即擁  
衆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

二年春正月辛丑韓世忠聞范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  
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

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  
狗擒其謀主謝嚮施達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

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  
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

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提聞帝  
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 二月



庚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仍命岳飛等共討曹成丁丑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為七賜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遣閏四月曹成擁眾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三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岳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眾十餘萬守蓬頭嶺丙午岳飛八千人登桂嶺破曹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其餘眾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都

貴自柳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入州五月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東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邊數十里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攸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眾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六月孔彥舟叛降劉豫彥舟暴橫不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去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眾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其寨欲堅壁不動眾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問世忠先得賊軍誰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



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  
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十一月甲戌命李綱  
劉洪道程昌萬解潛會兵討湖寇綱至潭州湖南流民潰  
卒羣聚爲盜者數萬人綱悉平之 王彥守金州數立奇  
功以捍蜀梁仲旣死劇盜王繼勳守忠等悉阻兵窺  
蜀彥皆擊平之

三年夏四月詔統制王政會兵討楊太時太衆日盛自號  
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儀爲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太又  
名么蓋楚人謂字少者爲么云 六月己酉岳飛自虔州  
班師時虔言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  
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衆

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揮兵卽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  
石洞洞高峻環水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  
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  
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  
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  
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  
書精忠岳飛字製以賜之 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橫  
奔荆南成遂陷京口六郡

四年五月庚戌朔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  
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旣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  
太會帝命飛爲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



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除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秋七月飛復襄陽等六郡先是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偽齊收成餘衆益兵屯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臯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兵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俟糧足卽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八月王瓊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楊太于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守將許筌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岳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瓊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五年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初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嘗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中視其可勝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以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田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仁襲周倫若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崇王璣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口賊不平斬爾士安出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

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功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人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擊



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  
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  
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  
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  
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大技窮赴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  
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  
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  
嘆曰岳侯神算也黃誠取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  
湖湘悉平初太據洞庭恃其險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  
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薛弼爲湖南運判謂飛曰  
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闔也  
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連筏斷江路募其  
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  
飛曰善遂用其策決勝於八日之間先是太自以陸攻則  
入湖水攻則登岸嘗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  
言爲讖云

金人立劉豫

高宗建炎二年春正月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爲河  
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奔真州張慤薦之起知濟南時  
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  
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攻濟南府劉豫遣子麟  
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東益兵來援却之捷懶遣



人啖豫以利豫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歸于撻懶三年三月金人陷京東諸郡以劉豫知東平府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

四年九月戊申金立劉豫爲齊帝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已撻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旣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耶元帥曷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乃遣使卽豫所部咨軍民

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撻懶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醴饗寶冊立豫爲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豫卽位都大名府以張孝純爲丞相李孝揚爲左丞張東爲右丞鄭億年爲工部侍郎李儋爲監察御史王珣爲汴京留守子麟爲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第益爲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改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僞仕於豫而其家屬之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轉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

紹興元年六月劉豫置招討司于宿州誘采道逃十三月金以陝西地畀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二年夏四月庚寅劉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爲帝置  
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南山  
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太子府軍分  
置河南汴京沁沙官兩京塚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  
聊生 先是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劉豫罪朝廷尋  
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州郡仍  
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  
盧壽王亨相爲應援未幾仲爲其下所殺翟興進屯伊陽  
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偽詔併戮其使豫乃  
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興首降豫 十二月李  
橫敗劉豫兵於陽石乘勝趨汝州僞守彭玘以城降

三年春正月庚申李橫破潁順軍僞守蘭和降壬戌敗僞  
兵于長葛 甲子李橫引兵至潁昌府僞安撫趙弼固守  
橫急攻下之弼遁復潁昌 二月統制李吉敗劉豫將梁  
進於伊陽臺堽之 三月劉豫聞李橫入潁昌求援于金  
金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兵二萬逆戰于京城西  
北之牟驢岡橫敗績復陷潁昌 夏四月劉豫陷豫州獲  
統制官謝臯臯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  
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降劉豫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  
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爲徐大刀以功爲淮東浙西沿海水  
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  
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豫



且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師其  
 衆寇通泰州 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偽齊劉豫  
 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  
 豫不能屈因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大沮  
 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邊兵侵齊以與金議和也 十  
 一月金人遣李永壽王翊來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  
 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翰林學士綦宗禮言  
 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  
 豫觀其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懈弛宜戒將  
 帥嚴為之備

四年夏四月熙河路總管關師古與劉豫兵戰于左要嶺

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 九月劉豫使其子麟以

金兵入寇先是金主晟與粘沒喝議南侵會兀朮還方言

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粘

沒喝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豫聞兵

飛復襄鄧懼遂乞師于金晟乃命訛里朵撻懶調渤海漢

軍五萬以應豫謂兀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

姪祝各將兵分道南侵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冬十月丙子詔韓世忠屯揚州初金兵渡淮世忠自承

州退保鎮江至是奉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

遂濟師進屯揚州 時張浚在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

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及兵至帝思其言



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能逆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還戊子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平親提騎兵至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適之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朕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

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董兒率董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李董大喜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鬼軍各持長斧上擣入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攸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鷓鴣口橋已丑金人攻承州解元遇敵于州之北叫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威儀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濬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



迎敵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一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復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  
後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  
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掠朕當  
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  
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  
圖報國於是以前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  
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瓌爲江西沿  
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推兵劉光世移軍建康  
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謁鼎曰相公自八蜀  
何事爲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直敢爲者鼎聞之

恐帝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軍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  
少加退沮卽人心涣散且以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  
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之蒼扈從次平江帝欲渡江決戰  
鼎曰賊遠來利在速戰速與爭鋒非策也且豫尚不自  
來陛下豈可與逆雛決勝負哉乃止 十一月壬子下  
詔暴劉豫罪逆於六師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於至名爲  
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勵六師 己未以張浚知樞密  
院視師江上初浚以召命至見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  
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  
浚既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  
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



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制之  
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  
于岳飛飛遣牛阜徐慶援之皇至遙語金將曰牛阜在此  
爾輩胡爲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皇曰必追之去而  
復來無益也皇乃追擊二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  
可勝計 金兵自淮引還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爲  
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  
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鎮南  
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  
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  
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猷亦棄輜重而  
遁

六年春正月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傍符  
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  
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董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  
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  
具舉兀朮與劉猷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  
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  
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敵敵  
果至殺其導騎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  
而歸者以萬計 夏四月劉豫陷唐州 九月岳飛遣將  
敗劉豫兵於唐州 冬十月丁酉劉麟劉猷分道寇淮西



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柰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劉率東路兵由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俊劉光世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俊以為

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曰急張俊欲棄盱眙劉光世欲舍廬州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欲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劄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一有退意



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  
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  
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以舍廬  
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  
曰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  
俊等相應劉猷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  
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  
猷率衆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  
與猷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猷恐孤軍深入爲王師所襲  
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猷據山  
列陣矢石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  
入其軍猷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  
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  
張俊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猷以首  
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卽與  
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猷  
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  
舟亦解光州而去時岳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  
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逾甚及一聞召命卽日起行未至  
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  
喜賜飛劄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飛乃還軍 金人  
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七年閏十月金人襲汴執劉豫廢之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亶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于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東拔爲左都監屯太原撻不野爲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穎許諸郡侵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撻懶兀朮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朮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書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爲乃以鐵騎數千圍宮因遣小校巡閭巷聞宣言自今不僉爾爲軍不取爾免行錢爲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是人心稍安遂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豫求哀于二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徙臨潢岳飛奏乘廢劉豫之際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張浚經畧關陝

高宗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帝問浚  
 大計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窺蜀則東  
 南不可保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  
 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趨陝之計復以  
 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遂以浚為宣撫處置  
 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初浚  
 宣撫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  
 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  
 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遂決行季陵論  
 任浚大專忤旨落職與祠 秋七月庚子張浚發建康

冬十月壬辰張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浚上疏言漢中  
 實形勢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  
 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積粟以待巡幸  
 辛丑張浚以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  
 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權貨尚存贏餘而貪  
 猾認為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  
 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太變酒法即舊撲買  
 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  
 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十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  
 錢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  
 賣銀緡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



用引折納官支出亦知之民以爲便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等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資財常有餘 十二月甲申張浚承制拜曲端爲威武大將軍宣撫處置司都統制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遂有是拜軍士悅服浚又辟劉子羽參議軍事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爲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四年夏四月金婁室旣陷陝州遂長驅入潼關曲端遣吳玠拒之於彭原而白堆兵邠州爲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撤離喝懼而泣婁室整軍復戰玠軍敗績部將楊晟死之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爲援大譟之由是二人有隙婁室以端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東夏六月癸酉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谷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敝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及聞兀朮留江淮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



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  
安軍安置 秋七月金兀朮引兵趨陝西時張浚以金兵  
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  
延以擣其虛兀朮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  
婁室專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命訛里  
朶往監其軍 張浚遣兵復陝西軍州趙哲復鄜州吳玠  
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九月癸亥張浚聞兀朮將  
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  
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  
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  
失不若且屯利關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  
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  
曰吾豈無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爾吳玠郭浩  
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棄之亦不從遂行  
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  
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  
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徒已而婁室引兵  
驟至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  
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  
哲軍他將不及援哲離所部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  
皆潰敵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保  
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於合州令其各還本路



上書待罪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死後之輕饒人徒 十  
 一月金人入德順軍張浚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  
 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  
 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  
 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  
 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據悔將何  
 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擊關  
 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  
 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  
 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請奉命乃單騎至奉  
 州召諸將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果以其  
 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  
 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尙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  
 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孫握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  
 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紹興元年三月金人破福津躁同谷以迫興州浚遂退保  
 閬州而以張深為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昌王庶為  
 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 六月張浚以吳

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於金止餘階成  
 岷鳳洮五郡及鳳翔之和尙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八  
 月丁卯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浚既敗於富平乃思  
 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



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諫反四字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帝業却夾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棗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常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憾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數聲乃赴遠既至隨令獄吏繫維之糊其口齧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云者未幾金人再戰於富平浚師詐張端旗以懼敵金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師復敗二年五月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九月丙

戌以王似爲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練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不安十二月甲辰召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爲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四年三月乙丑張浚至臨安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闕已而詔押似法原赴



鎮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柄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為御史中丞率殿中侍御史嘗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於白州詔以王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會兀朮攻關為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上手詔詰問法原憂恚而卒

八月戊子改命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為朱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冬收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至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釀金瑛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西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鼎旋以入相不果行

吳玠兄弟保蜀

高宗紹興元年冬十一月癸酉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



其弟璘大敗之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保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玠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民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嘗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木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白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天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盆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進兵夜擊大敗之兀木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剗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間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三年春正月乙丑金人陷金州時金人久窺蜀以吳玠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覘遷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遊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



人迎敵而敗焚積聚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 二  
月辛卯王彥引兵會吳玠於饒風關金人長驅趨洋漢劉  
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  
玠自河池日夜馳二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  
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  
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  
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  
士日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  
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固守定  
軍田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  
安之三泉縣己亥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言  
子羽從兵不滿二百與士卒取草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  
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  
負劉侍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  
羽留玠等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  
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  
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  
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  
引去時張浚亦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  
不南渡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  
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  
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卽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



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  
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  
五六疲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  
溪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梟心降  
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  
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 五月丙子王彥復金  
州金人遂棄均房已卯論金牛之功以吳玠爲利州路階  
成鳳州制置使劉子羽爲寶文閣直學士王彥爲保六軍  
承宣使諸將佐第賞有差 十一月乙亥金兀朮陷鞏尚  
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吳玠主之屯  
仙人關金房至巴達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遠劉錡  
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四年三月辛亥吳玠吳璘與金兀朮戰於仙人關敗之先  
是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  
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  
守之至是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  
仙人關自鐵山繫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  
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  
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  
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昌圍轉戰七晝夜始得  
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  
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



守者璘拔刀畫地以示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  
為二兀木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  
縈隨急而後戰戰又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  
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駢隊矢疊射矢下如  
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离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  
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泉為繩挽之復正  
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  
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  
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  
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張彥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  
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木以下皆携妻孥來劉玠乃劉  
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屯虜

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敢妄動矣

五年春正月吳玠復秦州玠聞虜犯淮南遣吳璘楊政乘  
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撒离喝聞秦被  
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六年八月癸卯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時吳玠為宣撫副  
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於開數  
以饑餉不繼訴於朝開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為之交解  
乃以廣益為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大  
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  
錢開復訴於朝文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



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  
饋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  
鹽權酷奇零絹帛之征遂爲蜀常賦則開所作俑也益尋  
以母喪亦去帝問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修以從子世將  
對遂以世將爲四川安撫制置使

九年春正月己亥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玠與金人對壘  
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沃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帝以  
玠功高因和議成授玠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  
階成等州皆聽節制 六月己巳吳玠卒玠用兵本孫吳  
務遠畧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雖身爲  
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

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自富平之敗金人  
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  
祀 秋七月乙巳以胡世將爲四川宣撫副使世將至謂  
諸將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習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龔國  
家故事以文臣爲制將耳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  
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服

十年五月詔吳玠同節制陝西諸軍時金人復渝盟撒離  
喝入同州趨永興鎭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初  
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鄜延諸路撒離喝既至鳳翔  
陝右諸軍皆隔在虜後遠近大震 六月吳玠敗金人於  
扶風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玠孫渥已在



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避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遂遣諸將分據渭南尋有詔世將移屯蜀口會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撒离喝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先於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七人撒离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撒离喝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閏月撒离喝與吳

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撒离喝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溪嶺胡世將又遣王彥楊從儀分道而出屢戰敗之撒离喝還屯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為陣乘虜壁未定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眾撒离喝走還鳳翔十一年九月丙申吳璘及金人戰於劉家灣大敗之癸亥受詔班師初吳璘進兵於秦州金統軍胡蓋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璘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鈞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



此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耳得軍戰  
貴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  
進次劉家灣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  
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  
曰戰於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  
王彥銜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  
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  
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  
果出塵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  
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圍而攻之城垂  
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召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  
陝西河東守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

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  
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嘆而已

三十一年五月乙未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王剛中同處  
置軍事時聞金主亮將敗盟故命璘為之備 八月金西  
道行營徒單合喜將兵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  
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  
吳璘營起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誼同休戚臨敵安  
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  
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  
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却之璘遣



別將鼓青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鼓青復隴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壽曰將帥之力吾何有焉冬十月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

三十二年二月金人犯虢州吳璘遣將楊從儀等攻之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雞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鎮戎軍遂復大散關時璘遣姚仲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大敗之擒其將耶律九斤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悉兵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自至暮璘忽傳呼其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姚仲等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永安軍十二月丙寅詔吳璘班師時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察世傑率帥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會史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虞允文時為川陝宣諭使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不可不



虞疏上罷允文知夔州遂詔璘班師金人乘其後璘軍亡  
矢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  
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皆復爲金取

岳飛規復中原

秦檜害飛附

高宗紹興六年六月岳飛進屯襄陽時張浚視師江上會  
諸大帥獨稱韓世忠與飛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  
原曰此君素志也飛遂移軍京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  
命往武昌調軍 秋七月岳飛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  
糧十五萬石降者數萬人張浚曰飛措置甚失今已至伊  
雒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  
之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及偽齊李成孔彥舟連戰皆  
捷至蔡州克其城 時偽齊屯唐州岳飛遣王貴董先等  
攻破之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

七年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使張宗元監其  
軍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顯瓊兵  
諫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  
之要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  
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  
趨京雒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  
王師先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  
分兵濟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  
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



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  
大舉會秦檜王和議忘之遂不以德瓊軍隸飛詔飛詣張  
浚議事時浚奏罷劉光世兵柄以其軍隸都督府因分爲  
六軍謀置帥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  
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飛曰德與鄴瓊素不相下一日  
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  
俊楊沂中何如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  
尤瓊所不服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艱然曰  
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  
豈以得軍爲念哉飛既與浚忤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  
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浚怒奏言飛積慮專在併兵

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六月岳飛入朝復還

鎮帝累詔趣飛還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愆遣之及張宗  
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  
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尙未決臣  
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  
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速都上游  
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  
人人用命不報八月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鄴瓊副之瓊  
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於都督府  
及御史臺乃詔德還建康仍命呂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  
廬州瓊又頌德祉諭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相誑然張丞



相喜人尚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濶畧况小嫌耶當爲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社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社所遣郵置盡得社所言大恐怒會問朝廷命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爲副召瓊赴行在瓊大懼遂謀判諸將晨謁社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即社大驚欲走不及爲瓊所執瓊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瓊遂率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社北去距淮三十里社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社上馬社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鄴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衆心急策馬先渡社遂避害事聞張浚始悔不用岳飛之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

八年二月岳飛乞增兵不許

九年春正月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之及赦書至鄂飛表謝萬和議不便之意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矢心天地尙今稽首以稱藩之語檜益怒遂成仇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誦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



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之飛乃受命會遣士優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

十年五月岳飛敗金人於京西時金人攻拱亭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劄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宣長驅以闢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嘗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

共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李寶牛皋等相繼敗金人於京西閏月岳飛遣統制張憲擊金韓嘗於潁昌又復淮寧府郝晷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捷中原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詔與知河南府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永安軍 秋七月岳飛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皆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虎



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嘗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  
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麀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  
木有力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  
敢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劊刀入陣勿  
仰視第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  
擊遂大破之兀木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  
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木憤甚合師  
十二萬次於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於小商橋驟與  
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獲其屍得  
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木夜遁追奔十五  
里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  
兀木果至貴將遊騎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輕騎八百  
挺前突戰步兵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木婿夏金吾副統軍  
粘罕索孛董兀木遁去梁興以飛命會太行忠義及兩河  
豪傑敗金人於垣曲又敗之於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  
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  
金兵屢敗兀木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距  
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木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五百奮  
擊大破之兀木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先是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  
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  
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



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  
 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輓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  
 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策  
 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  
 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  
 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  
 崔慶將官李覲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  
 大王下忱查干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  
 金將軍韓嘗欲以五萬騎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  
 龍府與諸公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  
 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  
 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  
 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  
 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  
 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  
 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  
 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吳聲震野  
 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關  
 口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  
 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  
 其來何謂可守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  
 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

宋史紀事本末

七



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既而自廬入  
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十一年三月金兀朮嘗與龍虎大王合兵逼廬州帝趣  
岳飛應援凡十七劄飛奏金人傾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  
驅京雒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時飛方苦寒噉力疾  
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敵  
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斬黃以議功却帝大喜師至  
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兀朮破濠州張  
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  
人聞飛至又遁 時和議已決秦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

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既至飛獨後會又用參政  
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飛固辭還兵和  
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  
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拔拔起屢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  
屈已下之而俊益忌飛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  
不爲止帝賜劄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  
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  
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  
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  
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言一樞密若分世忠  
軍恐至生事檜捕著下大理獄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  
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倡言飛議棄山



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  
 客嘆息又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嘗  
 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  
 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术遣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  
 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  
 已必及禍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詆卨  
 劾飛又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  
 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此與俊按兵淮上又  
 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  
 使奉朝請檜志未伸又誘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  
 憲謀還飛兵柄檜遣人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

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袞裳以背示鑄  
 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  
 無辜既命万俟卨高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  
 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  
 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為言高喜白檜簿錄  
 飛家取當時御劄藏之以滅迹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  
 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  
 九雲棄市籍家資徙家嶺南暮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  
 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  
 無罪尚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  
 死建州布衣劉克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



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生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  
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  
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惟  
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事母至孝母卒  
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節名妹遺之  
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少豪飲帝戒之  
曰矧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  
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受  
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  
皆重鎧習之子雲嘗注坡馬蹶怒而鞭之曰前臨大敵亦  
如是耶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  
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  
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  
無辜既命万俟卨高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  
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  
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准西事為言高喜白檜簿錄  
飛家取當時御劄藏之以滅迹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  
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  
九雲棄市籍家資從家嶺南暮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  
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  
無罪尚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  
死建州布衣劉充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



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忠患不平詣檜詰其實  
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  
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惟  
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事母至孝母卒  
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飾名妹遺之  
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少豪飲帝戒之  
曰矧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  
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受  
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謀將士注坡跳壕  
皆重鎧習之子雲嘗注坡馬躓怒而鞭之曰前臨大敵亦  
如是耶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東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  
間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  
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  
首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犒賞均給軍吏秋毫無私善  
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  
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張俊問用兵之術曰智仁信勇嚴關一不可調軍食必感  
額曰東南民力竭矣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  
書生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史  
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  
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  
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于沐梁之朱



仙鎮自爲表答諸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  
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益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  
金讐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  
道濟下獄嘆曰自壞爾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  
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 順昌柘臯之捷

高宗紹興十年二月以劉錡爲東京副留守 五月劉錡  
大敗金人於順昌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  
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沂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  
風板坐帳錡曰此賊兆也王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圍金  
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諡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

中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不  
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  
入城爲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於汴皆携孥以行至是  
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  
步騎遮老穉順流還汪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  
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志已決敢言去者  
斬惟部將許濟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  
扶携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  
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殫力一戰於  
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翼家  
盡焚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無辱敵手



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士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劔爭呼躍曰平時入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偽齊所造疑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纔畢而遊騎已涉潁河至城下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伺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眾已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下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臂強弩自城上或兩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營於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問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辨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銜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罪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眾大亂百人者聞吹罪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木在汴聞之即趨騎急行率十萬眾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裒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况已控



敵鋒軍聲方振縱衆寡不侔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切俱發使敵侵軼而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成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使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被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明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縋而上之乃敵械繫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术至城下責錡將喪師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擢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請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穎河上且毒穎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無飲於河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术精兵尙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术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徃徃困乏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戰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



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鬪天  
其陣刃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  
木拔營去綺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木被白袍  
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  
牟周匝綴長簷二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  
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其兜  
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揚子馬  
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  
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綺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績以  
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  
平時敵持鎗不敢近食已撤拒馬馬深入所敵又大破之

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騎器甲積如山阜兀木平日所

以為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嘗以下皆鞭  
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  
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  
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木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  
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十一年春正月乙卯金兀木犯壽春初兀木自敗後畱屯  
京毫出入許鄭之間僉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謀再  
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遂舉兵攻陷壽春復渡淮陷廬州  
二月癸酉詔張俊楊沂中赴淮西時兀木自合肥趨歷  
陽游騎至江張俊遣王德渡江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



不守是謂唇亡齒寒虜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  
濟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卽渡采石  
俊督軍繼之宿江中時淮已失守矣德曰明日當會食歷  
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朮過屯昭關 乙亥金人  
復來爭和州張俊敗之丙子王德敗金人於含山癸未王  
得田師中得含山及昭關甲申崔阜敗金人於舒城 丁  
亥楊沂中劉錡大敗兀朮軍於柘臯初劉錡自太平渡江  
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  
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朮以柘臯地垣平利  
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  
廣二大鎗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槍

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  
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爲三竝進  
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卽與  
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隅  
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江首犯其  
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擊  
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  
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牆而進虜  
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之於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  
昌旗幟也卽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  
者以萬計旣而兀朮復親帥兵逆戰於店步沂中等又敗



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三月乙巳張俊楊沂中劉錡奉  
詔班師行纔數里諜報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復邀沂中  
錡還會於黃連埠同往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  
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不若退  
師據險徐爲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  
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  
聽且欲自以爲功命錡無往而令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  
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  
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  
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爲令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  
金人追之死者甚衆韓世忠率師至城下亦不利而退沂

中遂入滁州俊軍入宣化錡軍入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  
兵已追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謂  
俊無恐請以步兵禦之宣撫試觀焉錡麾下皆曰兩大帥  
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  
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况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  
三伏以待俄而俊謂錡曰謀者妄也戚方殿後之軍耳乃  
皆還鎮俊歸建康錡歸太平沂中歸臨安兀朮亦渡淮北  
去蓋自是王師不復出矣

秦檜主和檜死附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初  
黃潛善曰遣雱爲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爲通問使



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  
 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  
 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詞厚禮亦無益今所遣使但  
 當奉表通問二帝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  
 付雱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 秋七月丙辰閣門宣贊舍  
 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時上皇在燕山謂勛曰我夢  
 四日竝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  
 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直來救父  
 毋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  
 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  
 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  
 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  
 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曰建議募死  
 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黃潛善等難之出勛  
 于外 冬十月壬辰以王倫為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  
 金通問使閣門舍人朱弁副之倫等至金見金左副元帥  
 宗維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畱倫等不遣

二年五月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時竄韶州會  
 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  
 稱臣奉表于金時金人方起兵南侵已畱王倫未弁矣虛  
 中至金人遣虛中楊可輔劉海王貺並歸虛中曰奉命北  
 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獨畱金國初建制



度草創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因是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密以信義結納金人不之覺

三年夏四月起復朝散郎洪皓爲金國通問使時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訛里朶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移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畱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畱亦死不卽豫亦死不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按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且爲皓請得流遞冷山 九月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武臣楊憲副之邵

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爲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闔者泣下見左監軍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師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僞楚僭立羣盜蠹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柞山岩 金人又迫朱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乎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遣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



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 冬十月辛未秦檜自金歸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爲其任用撻懶信之及南侵以爲參謀軍事又以爲隨軍轉運使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桌孫傳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檜臣曰檜朴忠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旣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知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息檜始

紹興元年八月丁亥以秦檜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范宗尹罷相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二月六月秦檜罷時呂頤浩爲左相檜爲右相會桑仲上疏願以所部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頤浩信之屢請出師檜時已有傾頤浩之意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



獲故能中與今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  
 願浩治軍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都督  
 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帝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  
 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  
 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  
 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頤浩至嘗州桑仲已為霍明所殺  
 前軍將趙延壽復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初胡安國  
 嘗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俊諸  
 人檜入相安國時為給事中呂頤浩既還憾檜傾已欲去  
 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瓊園  
 宜先去之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已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  
 正位冢司值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遠君父今強敵憑陵  
 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  
 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  
 正黃龜年書行安國爭之遂落職提舉仙都觀侍御史江  
 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  
 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  
 黨落職檜亦自求去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檜善檜與居  
 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謊言于帝  
 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啖飯其國中與臣時  
 心服其言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  
 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及檜求去呂頤浩諷侍御



史黃龜年上書劾罷檜遂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大  
平觀龜年又奏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  
魑魅章凡三上乃褫檜職乃榜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初  
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  
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乃  
召直學士院基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卽以帝  
意載于制詞畧曰自檜得權而舉事謂當聳動于四方遠  
茲居位以陳謀乃首建明于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播  
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九月壬戌王倫還自金倫既被  
留久之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所在倫遂與朱弁及洪  
皓以金遺忠潛通倫意由是兩宮始知帝已卽位先是淵

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是並  
遷於雪郡雪口吳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旣至居于相府院  
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食死者甚  
衆金粘沒喝使烏陵思謀卽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  
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  
贊厥成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  
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  
蓋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  
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  
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曰比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  
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



耳論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  
勝八惟元帥察之粘沒喝不答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  
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  
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復以潘致堯爲通問使如  
金附茶藥金幣進兩宮

三年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帝自卽位屢遣使如金多  
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  
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  
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  
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  
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以鑒戒帝因語

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  
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  
還兩宮及河南地

五年夏四月甲子上皇崩于金五國城遺言欲歸葬內地  
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  
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  
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議之  
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遣同使沈珍往燕山  
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詞旨悲痛金人亦不之罪

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鮮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  
言女直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



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悵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書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賞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耶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好可考矣况歲日益久虜情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蘄之事恐和議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

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蘇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六年八月丁未以秦檜爲建康行營留守參決尙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温州紹興府又以張俊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七年春正月丁亥何蘄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俊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令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



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勤從之 是月以秦檜爲樞密使 三月己卯遷尊宣和皇后韋氏爲皇太后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已講和正爲此耳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遷尊爲皇太后 十二月癸未王倫還自金初倫再使將還金人新廢劉豫撻懶送倫曰好報江南自今道途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丁亥復遣倫奉迎梓宮于金

八年三月壬辰復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

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

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

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

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 五月丁未王倫借金使來初

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

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斡本力

言不可東京畱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阿懶

曰我俾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

德之有勿與便蒲盧虎位在斡本上撻懶訛魯觀附之由

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

尹烏陵思謀太嘗少卿石慶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



魏巨館伴之在以爲御史時嘗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  
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  
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  
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  
尚庶幾惟皇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  
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  
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己請和不憚爲之  
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詞出於愛君不可以爲  
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  
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衆議遂息烏  
陵思謀等稱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賜之 秋七月

乙酉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曰左正言  
辛次膺言宣和海上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  
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許國耻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  
力陳不報 冬十月丁巳罷叅知政事劉大中大中與趙  
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爲侍御史振入臺卽劾大  
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曰趙丞相不待論當  
自爲去就矣 甲戌趙鼎罷帝意不樂鼎給事中勾濤因  
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遂出知紹  
興府入辭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  
者將行秦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亦憾之  
以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畱身



言臣僚畏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畱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畱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爲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卽擢如淵爲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 丁丑金以張通古蕭哲爲江南詔諭使與王倫偕來通古至涇州要所過州郡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 十一月戊戌王倫入見辛丑詔曰金國遣使入境欲

朕屈已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於是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口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聞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又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開乃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玗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瑄朱松張擴凌景夏嘗明范如圭馮時中趙雍皆極言不可和吏部



員外郎許忻上疏曰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及再舉深入遂陷都城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二聖出郊追取宗族係纍大臣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之夫被以詔諭江南而來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爲臣妾矣陛下方寢苦枕塊豈忍下窮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爲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况犬羊之羣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劫質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變與不反遂致萬國通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讐彼謂我之必復此讐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陛下包羞忍耻受其詔諭而彼之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夷狄矣豈不痛哉自金使入境以來中外惶惑陛下必以王倫之言爲不妄金人之詔爲可從臣恐不惟墮夷狄之姦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今



雖未能克復中原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鼙振國勢  
釧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其謀叵測  
今虜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更與二三大臣熟  
議其便無遺後時之悔不報 甲辰王庶罷庶論虜不可  
和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自重以爲功絀已說庶語  
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耶檜大恨出庶  
知潭州 辛亥樞密院編修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  
本一鄉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  
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  
誘致虜使以招諭江南爲名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  
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  
改慮捽而縛之父予爲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  
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  
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  
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  
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  
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  
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  
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恐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  
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  
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



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尙不恐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



耳尙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  
 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  
 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  
 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當可邪  
 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  
 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待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  
 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  
 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  
 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謁雷虜使責以無禮  
 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  
 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既上檜以銓狂妄

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  
 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  
 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  
 橫議詔除名編管新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  
 錢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  
 啟事為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  
 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慶州安遠縣遂死  
 焉曼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使  
 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 十二月己未以李光參知政事  
 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尙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  
 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于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尙書



首榜諭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  
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時檜以未及國書疑封册白帝  
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册於是揚沂中解潛  
韓世良見檜曰朝議籍籍軍民洵洵若之何退又白之臺  
諫中丞勾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  
而事定給事中樓昭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  
冢宰詣館受書而王倫亦以計說張通古通古從之檜至  
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  
以書納于禁中 丙子張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  
徐議餘事權禮部侍郎尹焞上疏曰本朝金狄之禍亘古  
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猜亂非者城下之盟詭詐百出一帝

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已來十有  
二年雖中原未復讐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  
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  
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亦  
且屈意降志以奉迎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  
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  
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  
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陛下信  
讐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  
天不反兵之義乎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爲耳言以  
殺王師儻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尙何和



之足爲不報 李綱時知洪州上疏曰臣竊見朝廷使金  
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  
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  
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  
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  
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于道卑辭  
厚禮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已不得已而  
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承  
往迺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執而  
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  
所以周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

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  
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  
與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  
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  
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  
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  
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  
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  
租賦或廢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  
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  
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



固猶不可况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尙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畱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帝不納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大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畱此軍遮蔽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疏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陳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夾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時劉豫旣廢傳言金人欲立淵于南京以和定而止

九年春正月丙戌以金人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略曰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士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



下分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得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懈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于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 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從史館校勘范如圭之請也 戊戌賜王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既又以倫爲東京畱守與金人交割地界 二月癸丑以周聿爲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爲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見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泰陵至暴露歸以白帝秦檜怒之 三月丙申王倫至汴見金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朮遂自祁州渡河而去移行臺于大名府 五月士儂張燾自河南還燾上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讐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秦檜惡之出燾知成都府 時金人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權刑部侍郎陳橐上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爲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爲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卒皆



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為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聽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今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繆悠之詞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益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嘗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為立國之嘗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境土可復矣秦檜憾之罷囊官

丁亥王倫如金議事金兀朮時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地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

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即解留鑰將使指赴

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等謀反金人執之蒲盧虎訛魯觀皆誅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答而令翰

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勅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

國耶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

紹文復曰卿言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問貳我君臣耶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

及索河南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邢氏崩金人秘之 十二月李光罷光初謂



可因和爲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稍忌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十年春正月丙戌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 五月己卯金兀朮撤離喝分道入寇兀朮以歸河南陝西地爲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幹本然之及誅撻懶遂大閱國中兵於祁州命兀朮自黎陽趨河南撤離喝出河中趨挾西兀朮率孔彥舟等入汴遣烏祿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於是東京畱守路允迪等皆以城降西京畱守

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撤離喝入同州 趨永興軍

惟知軍事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郡所至迎降遂進據鳳

翔 秦檜聞金人叛盟以其言不讐甚懼謂給事中馮檉

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

鄉衮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檉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

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

國不用此人檜聞之意遂安 秋七月丙午以王次翁參

知政事秦檜薦次翁爲中丞故凡可以爲檜地者無不力

爲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朮次翁懼檜得罪因奏

曰前日國是初無至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

賢而排黜異黨紛紛屢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



然之檜得其言遂引與同列由是檜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搖奪矣。八月貶秘閣修撰張九成等官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懷寧縣陳剛中知安遠縣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闕州學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戶叅軍 九月罷諸大帥軍俱還鎮

十一年三月金兀朮渡淮北去 時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密奏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亦後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爲副使並宣押至樞府治事俊知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大喜遂罷三宣撫司以

其兵隸御前遇出師取旨 九月莫將還自金兀朮欲講

和莫將久留于金乃縱之歸以道意秦檜遂奏遣劉光遠爲通問使 冬十月壬午以魏良臣爲全國稟議使時兀

朮遣劉光遠還欲得官尊望著者爲使秦檜乃奏遣良臣

十一月辛丑金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爲審議使與魏良

臣偕來壬子蕭毅等入見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

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

悉從其請定議和盟誓乙卯以何鑄僉書樞密院事充金

國報謝進誓表使庚申命宰執及議誓官告祭天地社稷

何鑄奉誓表往表略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爲

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併南四十里



爲界屬鄧四十里外併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蹈其國家臣今旣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敝邑永爲憑焉毅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虛設 十二月乙亥何鑄至汴見兀朮遂如會寧見金主且趣割地尋復遣使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遂命周聿鄭剛中等分畫京西唐鄧二州陝西商秦之半以畀金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爲界於

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今旣畫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荆臻瓦礫以爲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甚快快徙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秦檜恨之徙知叙州檜陰使人酖殺之

十二年二月癸巳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召至內殿諭



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爲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夏四月金遣左宣徽使劉箬以兗冕圭册册帝爲大宋皇帝秋七月壬午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后恐其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起攢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於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后將南旋淵聖卧車前泣曰歸語九哥與丞相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甚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始知朝議遂不敢述淵聖車前之語己丑帝易總服奉迎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宮奉安于龍德別宮九月乙巳以和好成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先三年通和赦河南新復州軍兀木讀赦文謂不歸德其國遂指爲讐以起兵至是檜懼當制者不能悅金遂屬其黨程克俊爲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嘗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况申遣使軫許敦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濶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啟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下者甲寅遣使如金沈昭



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賀禮俱用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循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歲如之冬十月以皇太后回鑾進封秦檜爲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察京同辭不拜

十三年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去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麕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以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

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旣不受使乃今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臣之禮也悟室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爲辭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屢因謀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章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於金者盡力拯救之畱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魏



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爲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擇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初被囚柞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在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徙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修撰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從道觀弁初副王倫使金旣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報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必死豈應今日覲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卽卽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豫且誅之復欲易其官弁皆誓不爲屈語在四年九月又以書訣洪皓曰金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離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塵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嘗諸君何悲也及精沒喝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



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  
文爲獻其辭有曰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扳龍髯而莫  
逮淚酒永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  
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人之所  
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  
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刑也故動微而難見陛  
下與金人講和土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  
無辜此皆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  
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  
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  
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  
幾陛下旣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納其言賜資甚厚秦  
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而卒十  
二月金遣完顏擘等來賀明年正旦以金酒罇六事綾羅  
紗縠三百端馬六匹爲禮自是歲如之

十四年秋七月王倫爲金所殺金拘倫河間六載欲授以  
平灣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人益脅以  
威倫自縊死後數年宇文虛中亦以反誅 朱熹戊午謹  
議序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故  
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  
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  
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



之故則夫爲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讐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寢苦枕塊不與共天下也而爲之說者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讐者蓋有在矣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十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

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籍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亡讐敵之慮而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貴綠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讐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



慕爲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矣未之議發  
言盈廷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尙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  
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爲說不出乎  
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獨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  
里爲讐人役之嘆者一日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  
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  
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  
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終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  
不明人心子 而末流之弊遣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  
二十五年冬十月丙申秦檜死檜自和議之成擅國柄者  
十五年偷安江左專爲粉飾太平計勸帝立太學耕籍田

修舉彌文殆無虛日帝之視學也命其子禮部侍郎熺執  
經司業高門講易泰封如度州薛弼承檜意言州民朽柱  
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檜大喜乞宣付史館自是四方祥  
瑞之奏日上舉朝晏然不復知有兵事矣殿前軍士施全  
候檜入朝扶刃刺之于道不中捕送大理獄檜親鞫之全  
對曰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遂磔  
全于市檜懼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衛晚年尤銜恨  
舊臣不已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於一德格天閣必  
欲殺之鼎時安置吉陽軍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必鼎遣  
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  
一家矣因不食而死檜憾未釋也江西運判張嘗先箋注



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至是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贐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帝幸檜第問其疾檜惟流涕無一語子燧奏請代居相位帝曰此事卿不當預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命下而檜死檜兩壑相位倡和誤國忘讐數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陰納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性陰險深阻如崖岸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為檜用事以誣陷善類為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詘諉曰指斥曰怨望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自知惡極為眾論所嫉置邏卒滿京城聞有議之者即捕治中以深文道路以目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檜陞為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帝言即改除之由是張扶請檜棄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刃矣其畏之如此



